

書叢學文光晨

人的賤微

作彥西王



微賤的人

王西彥作

初夏的早晨，藍灰色的天壁上，還留有幾顆隱約的殘星，曙光遲緩而稀薄地展開着。東邊接近遠處山嶺一帶地方，剛剛浮起一層淡青色，烏雲則如像一些在藍液里浸染過的棉絮，蹣跚地遊移着。逐漸的，曙光加濃了。淡青色的天邊，顯得更爲明淨，雲層開始被鑲上白銀的邊緣，而隱約的殘星也隨即羞赧地隱匿不見。蹲伏在高巍的蝦蟆岡下的小小蝦蟆村，依然沉在朦朧的睡意里。村前一口橢圓形小小池塘，呈現出乳白顏色；水面上，則盪漾着烟靄似的晨霧。宇宙原是靜謐無聲的，村後由一些樺樹、野桑和樟木所編織成功的屏籬里面，隨着晨光，這時傳出一陣林鳥的噪鳴，表示黑夜業已過去，一切生命都將從夢昧之中蘇醒。

小小蝦蟆村也實在小得可憐，它只有十來戶人家，十多間互相毗連的平屋，遠遠望去，彷彿是一個隱伏在叢林里的小小寺廟；和高巍的蝦蟆岡相配襯，顯得很不調和。蝦蟆岡是村後一個突起的削壁一般的山巖，高達十餘丈；山岡上一塊焦黑岩石，模樣像極了一隻蹲伏不動的大蝦蟆。據說在若干年前這里是一個有名豪強的大村子，在它的黃金時代，全村戶口幾達千數，村屋一直和村口邊的狼尾莊連接一起，在遠近十里左右一些山村里，儼然居着霸王的地位。但是，一個村子的盛衰，如像潮汐，有它高漲的時候，也一定有它低落的時候，和盛極即衰的

定律相符。如今的蝦蟆村，只剩着幾間低矮的卵石疊成的土屋，人們很難從它去想像當年的興盛景象了。而且現在它又變得那麼貧乏了啊，甚至沒有一位白髮如銀的老叟，於夏日的黃昏或寒冬的早晨，在樹蔭下或朝陽里，以矜誇的口吻，爲年青的一代一遍一遍地述說那一去不復返的光榮歷史，那一直連綿到山口的高廳大廈，那和山口外面的人互相械鬥的壯烈犧牲及輝煌勝利，那一屆冬季全村年青人便成羣結隊上山行獵的壯觀，那蝦蟆岡上山神廟里迎神過節的盛會以及產生在岡上岡下各種充滿浪漫意味的神話傳說了。現在，它以其平庸，寒傴而且褻褻可笑的村屋，呈顯在晨光之下，靜悄悄的，彷彿被人遺忘了似的，正待從瞌睡中醒來……

終於，隨着炊烟從村屋上面升起，一隻小小黑狗，從一間旁邊有着一排盛開着的紅豔如火的石榴花的平屋，驀地竄將出來。牠精神飽滿地跳躍着，到離開屋門兩丈來遠的地位，便回過身來，抬起頭，輕輕吠叫兩聲，倒在地上翻了一個身，重新站起，不住搖着尾巴，做出歡喜樣子。牠是在迎接着自己的女主人，一個健壯的年青農婦。她出來了，黑狗迎將上去，在她身後嗅着跳着，輕輕咬着她的褲子和裙襟。這農婦穿着一件淡藍色短衫，頭上纏着一塊深色包布，赤着腿，露着臂，挺着一個豐滿迷人的胸脯，踩着重實有力的脚步。如像對付一個淘氣的孩兒，她首先拍了幾下黑狗的頭部，隨後站在屋前伸懶腰打一個呵欠，抬頭望望遠處的天，又復輕動着嘴唇，不知道是在責罵糾纏得叫人討厭的狗，還是讚美清新多彩的天。略一躊躇，她一

直向池邊跑去。

這農婦名叫銀花。走到池邊一座爲浣衣洗菜而特意搭起的小木橋，她解下頭上的包布，蹲在橋頭，俯着身子，雙手勾起清涼的池水，向自己臉上潑着，發出嘩嘩的聲音。她用包布揩了臉，又勺水到嘴里，洗刷着口腔，呼嚕嚕把水噴吐出來，把原是平靜，一如明鏡的水面攪亂了，蕩開細小的皺紋。隨後，她把濕淋淋的手掌，輕輕撫摸着自已的頭髮，又用手指梳理着它們。完畢了這每天照例的簡單盥洗，她應該離開橋頭了，但這時依然呆呆蹲在那里，彷彿陷入沉思似的重又俯下身去。在漸歸平靜的反映着純淨天色的水面上，她看見生在白皙的，一邊有着一顆黑痣的頸子上的，一個圓圓討人歡喜的臉孔，一雙慣於瞪人不轉珠的眼睛，和一張上唇微翹的嘴巴。她對着它，細細的近乎入神地端詳着它。她覺得它是可愛的，她感到一種輕微的自負，終於露出一列整齊潔白的牙齒，噗哧的笑了；同時伸出一隻粗大的，帶着健康的黑色的手臂，羞赧地把水面上的影子攪碎。

汪汪，岸上的黑狗，好像耐不住所遭受的冷落，吠叫了幾聲。牠更劇烈地搖着尾巴。一時坐着，一時團團轉走着。牠企圖走到橋上去，走到女主人身邊去。

「你這隻瘋狗！」銀花回頭望牠一眼，罵道。

牠跳起兩隻前腳，又汪汪的吠叫着。

銀花又回過頭來，看着黑狗的焦灼模樣，不禁笑了；同時有着一種隱秘莫名的情緒，輕輕從胸口掠過。

天色很快的大明了。山叢里的霧氣，逐漸疏散，高升，變成淡薄，把原是朦朧難辨的重疊山巒，一層一層的顯現出來；遠處的山成為模糊的翠藍，近處的山則是青黃的雜色；可以從中分辨出那是叢林，那是禿岡。近山脚下，山民們的鋤頭所開闢出來的耕地，一條條有秩序地環繞着，窄狹一如精緻的花邊。村子前面，是一塊小小盆地，雖然並不怎樣肥美，但由於山溪和池塘的調節，很少災荒。這時正當稻禾快要成熟的季節，在羣山屏障之下，展開一片燦爛的金黃，發散出一種混合濃重泥土氣息的穀屬的醇香。

「媽媽，媽媽……」

在同一屋門口，又復闖出一個頭髮蓬鬆的小女孩，她張開雙手，如像一隻稚燕似的飛向池邊。

「快莫來！快莫來！」作媽媽的銀花喊着，揮着一隻手，匆忙在水里絞一把包巾，準備離開木橋。可是那隻玲瓏的黑狗卻搶先趕過去了，牠奔向小女孩，在她左右前後兜着圈子，發出嗯啾嗯啾表示親暱的聲音，甚至用後腳像人一樣直立起來；如果不是作媽媽的趕到阻止住牠，一定會把牠嚇哭了。

「秀秀，這樣早到塘邊來做什麼？」

「奶奶說，」叫做秀秀的小女孩撅着小嘴，還在對那太熱情的黑狗生氣，「奶奶要到鎮上去，奶奶找籃子，奶奶叫媽媽去……」說着雙手揉揉睡態惺忪的眼睛。

「籃子不是在豬欄背嗎，」作媽媽的抱怨地回答，「連這也要問我？快回去，告訴奶奶去，說籃子裝着赤荳莢，放在豬欄背。連這也要問我！」

受了搶白，秀秀老不情願地轉過身子，雙手依舊揉着眼睛。

作媽媽的還不肯馬上離開池邊。每天早上，她都要在池邊消磨一個長長的時間。她喜歡在池邊和一個小孩子般的玩水（雖然她以一個母親的身份，禁止女兒秀秀這樣做），她原是生長在山外江邊的，在江風江水里過慣玩慣的，這種對水的嗜好一直沒有改變。她常常會獨自對着池塘凝神；她想會有那麼一天，她要跳下水去，讓柔和的水浸着自己的全身，她願意永遠不再上岸來。這時，她望着秀秀，心里躊躇着是不是要跟着她回屋去；同時對於婆婆連一個籃子也要詢東問西的嚙嚙相，老實抱着反感。

「快去！快回去！」她催促着女兒。

正在這時，黑狗突然搶過秀秀，一支箭似的向前面奔去。因為從另一家門口，走出一個荷鋤的年青農夫；在他身後，跟隨着一隻小黃狗。黑狗是找同伴去的。牠趕到小黃狗身邊，輕輕

咬牠頸子和耳朵，把牠掀倒在地上，在牠腹部和腿部嗅個不停。年青農夫似乎並不同意牠們的友誼；他吆喝着，放下肩上的鋤頭，對黑狗威脅地揮舞着。

這年青農夫叫陶八月，是秀秀的堂房叔叔，蝦蟆村最出色的年青男人。他有着付爲太陽晒黑了的健康的臉容，一個大鼻子和一張厚嘴唇把它襯得很堅實；雖然他的眼睛很細小，是常言所說的那種鼫鼠眼，而且髮脚也太低，把額角壓擠得幾乎只剩一雙濃黑眉毛，但大體說來，依然不失是一個健壯有爲的莊稼漢。他的廣闊的胸脯，粗大的胳膊和腿肚子，以及那種年青人所特有的虎虎有生氣的腳步，都在說明着他精力的飽滿。年青人總是可貴的。如果業已是如此寂寞僻靜的蝦蟆村，再沒有像他這樣的年青人，那該是怎樣的難以設想呢？——他，陶八月，自然非常明白這一點，所以一舉一動都不忘記顯示出自己的驕矜。這時他看見站在池邊的那個女人了，便特意大聲喝罵着黑狗：

「死不要臉的東西！滾開！我入你乾媽媽！」

聽見這指桑罵槐的話，銀花的臉孔漲得通紅。她怔怔的望着陶八月趕開黑狗，把小黃狗呼喚到腳邊，吹起響亮口哨，從池塘那邊大路上，向業已披着最初的陽光的田間走去，心里立刻湧上一陣禁壓不住的悽愴。

受着欺凌，黑狗重又回到女主人身邊，搖着尾巴，嗚嗚嗚嗚的嗅着，做出一付討人歡喜的

樣子。而在同時，從屋子里業已傳來婆婆的叫喚聲。

一一

命運對於她是不仁慈的。自從銀花向人世間發出第一聲啼哭，就像一個魚兒，被罩在魚網里，她就被罩在不幸的網里了。她原來的家在離開蝦蟆村七十里外一條河邊，在兩間緊依着河的檻樓不堪的吊腳樓上，她和開設一爿小小茶攤的父母同居着。父親原來是一個勤勞的老農，耕種着幾畝「小根田」守着一份貧苦的生活。因為人太忠厚了，尤其是天年太壞了，終年的辛勞並不能養活一家三口，而且幾畝「小根田」也都先後跳到別人手上去。人總是要活命的，土地既然不能養活他，一個農民也竟然放棄了那份農民的命運，跑到河邊開設茶攤度日。這變動是很大的！彷彿丟開土地，父親也丟掉了原來的好脾氣，變成一個完全不相同的人——酗酒，粗魯，自暴自棄。對於自己的生計和女兒的將來從不加以考慮。每天總是從妻子手里剝奪一點可憐的收入，蹲到吊樓下的碼頭邊，和一些浪蕩鬼船戶們喝酒、賭博、吵嘴和打架；有時弄得頭破血流，回家來摔碗打灶，把從別人那里所受到的委屈和損害，加倍地發洩在妻子和女兒身上，用着最下流不堪的話毒罵她們；有時甚至拖着妻子的頭髮，把她掀倒地上，用腳板踩着她頸子，瘋狂似的拳打腳踢着，完全不顧守在旁邊嚎叫膝腳的女兒。而最後，當他從醺醉中清醒了，或是被過大的倦憊擒住了的時候，就獨自坐在臨河窗邊，以一個農民的語言咒詛着河

上的船隻，咒詛着那些放蕩的來往無定的船戶；接着便如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大聲哭將起來，對妻子和女兒說着悔恨的話，發誓不再酗酒和賭博。可是只要過了一晚，一切誓言和懺悔又全部在睡眠之中忘記，待太陽從東方上來，他又到吊樓下面去了。但他自然偶而也有得意的時候的，比方說，他難得贏了一點錢，或者雖然輸了，他的同伴們拍拍他的肩膀，稱讚着他的大方和慷慨，於是他就興高彩烈起來了，他邀約他的酒友和賭伴們到自己的茶攤里來，吩咐妻子和女兒用茶和瓜子招待他們，鬧得天翻地覆。他的伙伴們的行動，和他們的言語同樣粗魯，他們對他的妻子和女兒拋着一些骯髒的嬉謔。銀花的母親，是可憐的，她並不賦有這種放蕩性格，但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能有什麼辦法？她的心地雖很善良，秉性卻極剛強。對於自己的境遇，或者說，對於自己那離開土地便像掉換了靈魂似的男人，她自然是不滿的；有時於一場大爭吵之後，他撫摸着自己的遍體鱗傷，心里也曾起過不吉的念頭。「只要從這里跳下去，」她望着臨河的窗口，「只要橫起心一跳，不是什麼都完結了嗎？」然而她並沒有那樣做。一次一次的，她忍受了下來；到後來，便連忍受也成為習慣了。「我這是命！」她想，於是咬咬牙又復活將下去。

從有記憶之日起，銀花就知道自己有着一個可怕的爸爸和一個可憐的媽媽。她的面貌酷似母親；在剛強忍受這一面，也真是母親的女兒，但也許是由於日濡夜染的緣故吧，她兼有着父

親那種自暴自棄的性情。靠着這，她才能在未來種種不幸的打擊里，不被埋沒。剛剛學會舉步就梳着兩個小辮子，跟着爸爸到吊樓下面去，參加到爸爸的社會里去。最初，她和那些船戶的孩子們一起遊玩，從小遊伴嘴里聽到關於遠方的種種新奇事物，使她以童稚的心靈熱切地憧憬着它們；稍稍長大之後，她跟着爸爸一起喝酒，蹲在爸爸身邊看小小賭局。而當那些放蕩成性的船戶們高興的時候，便教給她一些猥褻的歌子，猥褻的語言和猥褻的事情。被母親罵作「越來越不像人」的醉鬼爸爸，非但毫不注意這對一個女孩子將來的影響，反而半真半假的說，再過幾年要把她體體面面打扮起來，帶到河水下游的城市里去「賣銅錢」。一回到家里，照例的，她發現自己的爸爸又成爲粗獷可怕的了。從母親那里她學習了一個女人對於男子的忍受。自然她是異常早熟的，從很小，她就模糊地感覺到生活是怎麼一回事了，她完全習慣於自己的環境。不消說，有時候母親禁止她這樣那樣，而且對她流着憂傷的眼淚；她也曾以自己不成熟的思想，對自己的生活發過一些難解的疑問。有時候，當着西下的夕陽，她臨窗遠眺，把自己無限的遐思，寄托給滿天的紅霞：她幻想着在河水盡頭，那該是怎樣一個充滿新奇的地方？如果自己也能够到那樣一個地方去，該是怎樣的幸福？於是，她就不斷地把這問題偷偷詢問那些吊樓下面的船戶和來往的茶客。十三歲那年，爸爸在酒後給她帶來了一個肥胖可憎的人，叫銀花認他做乾爹。他給她買來很多好看的花布，又給她打了一個亮晶晶的銀項圈，把她抱在懷

里，用噴着一股濃重難耐的酒氣的出髭的嘴親着她面孔。這教她反感極了，她掙扎着，用拳頭槌打他，把口沫水吐在他始終浮現着笑容的肥胖臉孔上。但這有什麼用呢？「孩子，」有一次媽媽在夜間流着眼淚告訴她：「你跟牢他吧！他有錢，你跟牢他總有福享。」

「我不要錢！」她撅嘴回答。

「不要錢？你聽你這話有多麼不懂事！這世界那能不要錢呢，有錢能使鬼推磨呀！」

「我不要！我情願嫁到山里去，種田去！」

在當時，流行在生活於水邊的人們中間的觀念，山里是一個最貧苦的，類似地獄的地方，而種田自然也是一種最辛勞的事情。她說的只是一句負氣的話。但是有誰能逃出命運的播弄？在一個寒冷的雪夜里，於滿醉之後，可憐的爸爸輸完了最後一文錢。獨自冒雪沿河邊行走，不知道怎麼一來，失腳落在河里淹死了。第二天發現他的屍體給河邊的薄冰凍結着，覆蓋着一層白雪，這個荒唐的男人留下一對無助的母女，這樣匆匆地完結了自己的一生。這對銀花自然是一個過大的打擊，因為不數日後，那個肥胖可憎的人便到寡婦弱女的茶攤里來了，而且永遠不再離開了，他佔有了它，也佔有了這對可憐的母女。這肥胖男人比爸爸還要粗暴無理些，代替爸爸，他繼續磨折着媽媽。但業已快長大成人的銀花是不馴服的，她反抗着他，在他們之間不時發生着劇烈的口角和毆打。終於，有一次，肥胖的男人拍着桌子罵了：

「我賣你到山里去！」

「山里就山里去！你不配賣我！」她像一個瘋婦似的叫喊着。

結果，於一個濃黑的深夜，趁她熟睡時，幾個健壯的男人把她緊緊綁了，用濕棉花塞住她的嘴，匆匆關在一頂悶轎子里，抬到現在這山村裏來了，那時她才十五歲。

到達這山村的當天晚上，就被逼着和一個男人關在一間屋子里；這就是說，此後她得和這個男人共同過日子了。她啼哭着，她完全陷入一個噩夢似的境地裏。但既然是命運的安排，她怎能反抗？而且，她立刻就看出這個如今成爲自己丈夫的男人，和大多數依賴土地爲生的人一樣，是忠厚而和順的，於是便決定自安於這個新命運了。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使她覺得無論怎樣都好，總之決不回到那可咒詛的河邊去。就算她現在是被丟在地獄裏了，她也願意在這地獄里忍受下去。而當她發現自己是突然地來到一個和河邊完全不同的世界，自己將永遠真正的生活在山叢里時，她第一次想起死去的爸爸，流下了眼淚。

但終於，她慢慢的習慣了，而且，慢慢的開始熱愛起這山村來了。她原是農民的女兒呵，雖然和土地十分生疏，在她血管裏，究竟流着一個農民的血液的。山村的空氣，對她是太沉悶了，日子也太單調了，在最初的幾個月，一切對她都很陌生，都很新奇，她終日惴惴的跟隨着婆婆操持一份簡單的家業，去親近那些從未親近過的牛、羊、豬和雞子。婆婆是一個慈心的

人，處處優待她體貼她，對她絮絮地道着家常，勸她好好安心守着這一份家；「銀花，」婆婆喊着這不習慣的名字，「我就是你這樣一個媳婦，如今這份家便是你的啦。」這話把她投入一陣迷惘里，「什麼？」她暗自忖度，「難道我也有着這份家，這些屋呀豬呀的都歸我所有的嗎？」她經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情緒，於是就認真學習起山村農家的一切生活，決心重新做一個人了。「我要好好的做，把一切都弄得像樣，」她不住這樣警戒自己。最使她感到驚訝的，便是婆婆和丈夫那種山民所特有的忠厚心腸以及過分謹慎小心的生活態度。和過去那些生活在水邊的放蕩的人們相比較，她深深地爲自己以前那種把山里看作地獄一般的觀念羞愧了。她處處留心着自己的一言一語。有時偶而在不自覺的情形下，脫口說出一句說慣了的不乾淨的話，即使對方沒有聽懂，自己首先便臉紅了。丈夫對她也很好，不論他一個山村農民的溫存有時是過於樸實，甚至是十分好笑，她也知道怎樣珍重它，享受它。

坐在門檻上，入神地眺望着村前那朝朝夕夕幻變着顏色的山，眺望着那爲山所擠壓得顯見極其狹小的天，眺望着天上一朵朵冉冉而行的白雲，都使她回想起河邊那些開闊而熱鬧的日子。她不是會在臨河的窗口眺望過流水的下游，默默地做過美麗的夢嗎？那樣的事真是太不可想像了啊。如果自己有一天回到河邊去呢？吊樓下面放蕩的船戶們還照舊來往着嗎？媽媽呢？她還在那里照管小小茶攤嗎？還有那可怕的肥胖男人呢？他是不是繼續在磨折着可憐的媽？每

當這一長串疑問掠過她腦際時，隨即被喚起的便是更多不愉快的記憶。於是她急急站起身來，回到低矮暗黑的房子里去照顧豬和羊。「爲什麼我還要去想那些事，」她喃喃自責道，「我不是有着一個家，有着一個農民的丈夫了嗎？」

和丈夫成親後第二年，女兒秀秀出世了。早年守寡，含辛耐苦地撫養一個獨子長大成人的婆婆，對孫女的來臨，真像從天上落下一顆星星似的歡喜。她爲她求神拜佛，到處發誓許願，獻出一個老年人全部虔誠的祝禱。在做婆婆的心里，有女的就會有男的；而且按照山村里的說法，先生個姊姊抱弟弟。來歷不明不白的媳婦，只要能够生育就好了。因此，銀花在這小小家庭里的地位也愈益穩固了，女兒如像一條根，使她和家庭之間有着切實的連繫。而那終日在田間辛勤忙碌的男人，也格外愛着自己年青的妻子，甚至對田事也更加起勁了……

但是，命運並不就此饒恕她。兩年前，秀秀剛滿三歲，也是在一個五月的早晨，那忠厚的終生與土地相親的男人，在一場腸熱症里，咽下他在人世間最後一口氣。在彌留的一刻，他緊緊抓住她的手，以一個農民的爽直口吻對她說：「銀花……媽老啦，你呢，年紀還輕……改嫁的時候，可要留下秀秀……」

「你放心，我再不改嫁，」她哽咽着回答。

聽取了這樣的諾言，病人枯黃乾瘦的臉上浮起一絲安慰的微笑，點點頭，把手鬆開了。

失去了愛子，老年的婆婆幾乎完全被悲哀打倒了。在最初三個月里，簡直不分晝夜地陷入夢囈之中；一個原是貧苦但却十分平靜的家庭，一下子變成糟亂，不可收拾。女兒秀秀也適時病了起來，穀子荒掉了，雞子給「偷雞貓」嚙去了，牛也由堂房叔叔的主張廉價賣掉了，而且堂房叔叔父子兩人儼然以家主的身份，出現在這不幸的家庭里，獨斷地處理着這和那了。然而一過了悲哀的「七」日，新寡的銀花便代替着死去的丈夫，非但把糟亂的家務一一納入常規，並且，一個男人似的重新掌握着自己的家，將堂房叔叔父子的干涉慢慢排拒掉了。自然，這難免給自己招來嫉忌。人類貪婪的惡德，往往足以掩蔽他們的良知。即使是蝦蟆村衰落得僅只剩着五七家寒微的戶口，自從秀秀的爹一死，堂叔陶小喜和他的兒子陶八月便開始覬覦起孤寡們那份可憐的地產來了。他們以一種急切期待的眼光看着銀花。一個年青女人，膝下沒有男孩，怎麼能够守住這樣悠久寂寞的日子呢？自然，銀花是不堪這種孤伶歲月的。她年紀太輕了，她壓制不住那顆跳動的心。而且，村子里一些年青漢子，也不斷在她身上打着主意，百般勾引着她。尤其是當中一個名叫茂虎的莽撞鬼，於一次黃昏時分在山脚邊企圖對她撒野，鬧出一場喜劇式的笑話之後，便風風浪浪的幾無寧日。常言說的好，女人的心是關不住的，後來那個大胆的年青人當兵上前線去了，但銀花卻開始不時到兩里路外山口邊的狼尾莊——甚至到更遠的鎮上趕集去了，因為代替丈夫，有些男人的事情也得由她自己動手。不久，閒言閒語便從村子里